

朱子語類輯略



朱子語類輯略

張伯行

輯訂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朱子語類輯略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原序

竊惟千古斯道之傳。首重在見知。其次莫如聞知。見知則親承其盛。如七十子之於孔子。無行不與。不獨言說之閒而已也。聞知則去聖日遠。不獲睹其音容。所賴者言說之存。識大識小。以私淑艾而已。是二者均道之所寄。而未始有先後之分者也。顧嘗思之。論道而專求諸語言文字之閒。則道晦矣。抑論學而不求之語言文字之閒。則道亦泯矣。所以孔門之教。不離乎論語上下篇以相授受。在當時門弟子。則見而知之。後此舉皆聞知者也。其由來遠矣。有宋文公朱夫子出。上接孔孟之真傳。於四子之書。有集註。有章句。有精義。或問等書。剖抉精蘊。無復遺憾。卽以上班顏曾之列。其深契道妙。不過如是。至於平生言有教動有法。聲爲律。身爲度。則又莫備於語類一書。蓋當時與諸門人問答之辭。淺深互發。無所不盡。是亦猶孔門之有論語也。夫道一而已矣。士生千載而下。不及見孔子。見朱子如見孔子焉。孔子性與天道所未易聞。聞朱子之言。則可知孔子之言矣。然則語類也者。其誠爲大道之航筏。而聖門之階梯也。寧非急務哉。余慕古志迂。旣編輯朱子文集。而復重訂語類。以公同好。念窮鄉僻壤。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苟能於此而究心焉。則亦何異於登仁智之堂。考紫陽之鐘。而日聞警欬也乎。顧所慮者。章句之徒。泥於訓詁。無由知有弘通簡易之至理。矜才能者。肆其夸誕。無與適乎仁義中正之經涂。則雖有前聖往哲。與之觀面周旋。亦一交臂失之。而況於語言文字之閒。能沈潛玩味乎。語言文字且不可得。而況可望於無聲無

臭之中。而神明會通也乎。是以每歎士生今日。載籍甚盛。而讀書不及古人。議論甚多。而識見不及古人。學問甚博。而根本不及古人。總之病在浮華鮮實耳。今試與讀朱子語類之書。理無微而不析。道無往而不貫。學無弊而不究。開卷如耳提面命。循循善誘。各極其量。然後知聖學之規模。至大至正。孔孟之指趣。有本有原。所謂見知。知此而已。所謂聞知。聞此而已。是何也。夫道一而已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季秋月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朱子語類輯略目錄

卷之一

理氣

鬼神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性情心意等名義

仁義禮智等名義

卷之二

小學

總論爲學之方

論知行

讀書法

持守

卷之三

朱子語類輯略

目錄

力行

孔孟周程張子

周子書

卷之四

程子書

張子書

邵子書

程子門人

延平李氏

南軒張氏

卷之五

自論爲學工夫

論自註書

附外任 內任 雜記言行

論治道

附論取士 論兵刑 論民 論官

訓門人

卷之六

訓門人

卷之七

總訓門人

論諸儒

論諸子

老釋附

卷之八

論本朝人物

歷代

戰國漢唐諸子

雜類

論文

拾遺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一

清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理氣

太極天地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人傑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閒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易只是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卻出入乎其閒也。義孫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卻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人傑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是漠然無爲？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淳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閒，欽夫以爲某不合如此說。某

謂天地別無句當。只是一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連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

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夫道

帝是理爲主。濂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惟在中間。隕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夫道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蒙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揚

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熱一羊腓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爲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則義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沈。明日又從東畔升。

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歷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清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甚多如蟲然揭

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爲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聖賢在上則其氣中和不然則其氣偏行故有得其氣清聰明而無福祿者亦有得其氣濁有福祿而無知者皆其氣數使然堯舜禹皋文武周召得其正孔孟夷齊得其偏者也至如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卻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卻有精神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卻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高

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象端

氣之精英者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

也。植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卻細推出來。備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學可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邵伯溫載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子方

問。四時此火何爲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備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夫道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兩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卻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厮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卻南北相向。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歷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備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卽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則及日矣。與日一般。是爲一期。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一周。恰好。月卻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稍遲一度。月必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滂云。只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歷法亦只管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卻在斗。明鑑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爲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爲退十三度有奇。但歷家只算所退之度。卻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於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祖因

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桑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次日。仲默附至天說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隨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

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先生以此示義、剛曰、此說也分明。剛義

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曰、正是月行得遲、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曰、歷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爲進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曰、歷家若如此說、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聞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歷、卻是順算、胡詠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揚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

如此則氣不和時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會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子細。壽

日食是爲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無食。揚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合只。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德明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地影。乃是地影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

夜明多是星月。蚤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揚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廣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潰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元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備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尙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本

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鐘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常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備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

勝之。夫道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揚